

音谷谈往录

王湜华 著

Yingu Tanwanglu



中华书局

音谷谈往录

王湜华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谷谈往录/王湜华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

ISBN 978 - 7 - 101 - 05460 - 6

I. 音… II. 王… III. 文史—名人—列传—中国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949 号

书 名	音谷谈往录
著 者	王湜华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630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3½ 插页 4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5460 - 6/I · 753
定 价	26.00 元

自題音谷談往錄

躬沐海教下澤厚

輝銖慨眇墨魚淳

正甲子王浣華





与俞平伯先生合影



与叶圣陶先生合影



与吴玉如先生合影



与梁漱溟先生合影



与孙墨佛先生合影



与启功先生合影



与康殷先生合影



与顾廷龙先生合影

前言

我虽生于战乱年代，还未满月，家就遭到日本浪人的骚扰，不得安宁，但我却成长于文化氛围十分优越的环境中，得到的家教固不待言，我的父执辈中，就多知名学者，都是在文学界、史学界占有很高地位的一代学人。因此可以说，我是在众多品学高尚的学者呵护和教导下成长起来的，从而养成了我敬重学人、尊重长者的秉性，督促自己不断努力奋进。惭愧的是，年已古稀，依然学无所成，愧对众多尊长师友的教诲。

几十年来，陆陆续续写过不少文章，内容多为回忆与纪念尊长师友的，也还有一些存稿。本想一一找出，整理编排成书，但工程不小；且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又是应不同的报刊杂志的不同要求写成的，极不协调。所以另起炉灶，写成是书，聊表一己对一代尊长师友的敬仰之忱。有些事虽琐细，却不失真切，最后厘定凡六十位。编写至此，历历往事如在目前，难抑沧桑之感。

挚友赵宇泽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张斌代为拍摄书中图版，谨此一并致谢。

王湜华

二〇〇六年八月

目 录

1	6	9	22	33	37	41	45	48	53
郑振铎	沈从文	叶圣陶	顾颉刚	顾廷龙	谢刚主	吴玉如	赵朴初	陈从周	启功
59	63	67	69	72	75	78	81	84	88
夏承焘	恽宝惠	沈裕君	孙墨佛	王泗原	章锡琛	周振甫	陈兼与	刘博琴	刘叶秋

目 录

93	95	97	100	103	107	111	114	117	125
王利器	周绍良	郭绍虞	吴世昌	金启琮	邓云乡	曹辛之	夏丏尊	俞平伯	朱家溍
128	131	134	137	141	143	145	148	150	153
陈次园	费在山	贺昌群	康殷	孙功炎	张允和	郑诵先	杨牧云	陈乃乾	萧芳

目 录

156	160	162	165	168	171	173	175	177	180
王西野	冒效鲁	唐 弢	钱锺书	李鹤年	吴晓铃	何其芳	冯亦吾	计硕民	章元善
184	186	189	191	194	196	199	202	204	207
梁漱溟	潘家洵	林汉达	樊伯炎	郑逸梅	胡厚宣	王芝九	周予同	袁行云	钱仲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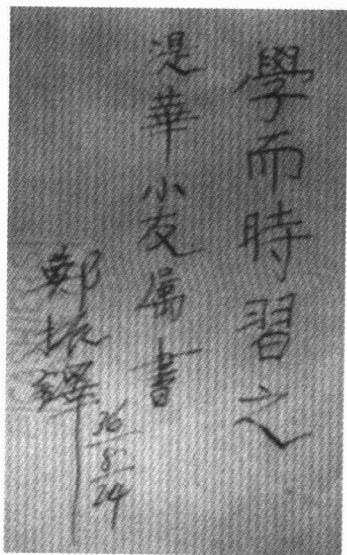
郑振铎

郑振铎先生非常喜欢小孩，我比郑尔康大五岁，所以听父亲说，我小时候振铎先生是经常抱我的，而且还在他身上尿过尿，这是我小时候经常被人逗笑的笑柄之一。

等我稍稍长大记事，抗战已经爆发，诸多父亲的老朋友去了内地，而振铎先生家与我家还都困守在上海孤岛，所以他穿了长袍的形象，始终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振铎先生身材魁伟，高梁鼻爽，十分神气，是我父执辈中最最英俊潇洒的一位。只要他一来，总让我高兴。他常常与耿济之先生同来，耿先生比他矮些胖些，也很喜欢我。记得耿先生曾送给我一只用赛璐珞编织成的铅笔盒和小皮球，我非常喜欢，虽然小礼品早已不存于世，然记忆是永远抹不掉的。振铎先生与周予同先生是中学同学，所以他二位也常常同来，他们一到，家里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振铎先生是福建长乐人，予同先生是浙江温州人，但他俩基本上都讲普通话，那时叫国语，偶尔也夹些上海话。当时我

学校的老师也注重讲国语,这对我普通话讲的比较好,是很有关系的。

我小学毕业时,备了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在请老师题词之前,先请父亲与他的老朋友题写,所以纪念册是叶圣陶题的头一开,其中就有振铎先生题的一开,他题的是:



学而时习之。

浚华小友属书。郑振铎。36/8/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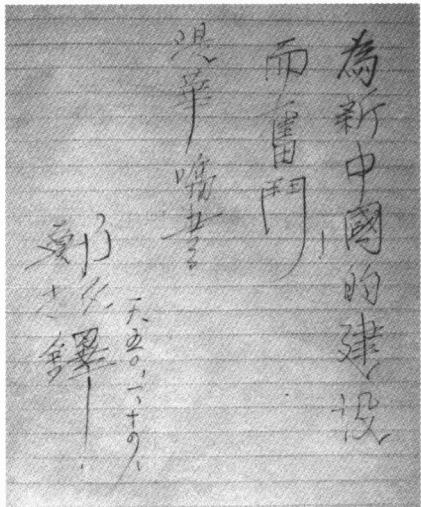
虽然题的是最普通的《论语》的头一句,然而寓意却至深;中学时代我又备了本纪念册,是上海市学生第一届代表大会纪念册,是同学参加代表大会后辗转到了我手,才特意珍藏作为求人题词用的,这一本的头一开就是振铎先生题的。那时是五零年初,他刚刚参加开国大典,任职国家文物局长后不久,头一次回到上海来。记得是个晚上,他专程来看父亲,我又正好纪念册刚刚到手,抓住机会请他题,他拿起笔来,当即题了:

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浞华嘱书。郑振铎。一九五〇，一，十四。

这自然比头一本所题意思更深了，是大家共同的意愿与目标。

同年八月，我从上海比乐中学初中毕业，即一个人独自先到北京来考高中，因为此时已决定全家迁京。我考上了育英中学，家就住在朝内南小街小雅宝胡同。此后不久，父亲调到北京大学文研所，所长是振铎先生，父亲与他工作上的联系当然很多，而他因政务繁忙，就很少到我家来。只记得有一次，



也在五十年代初，那是俞陞云先生谢世，父亲与振铎先生同去老君堂俞宅吊唁后来我家，同来的还有魏建功先生，魏先生也在这本纪念册上题了辞，题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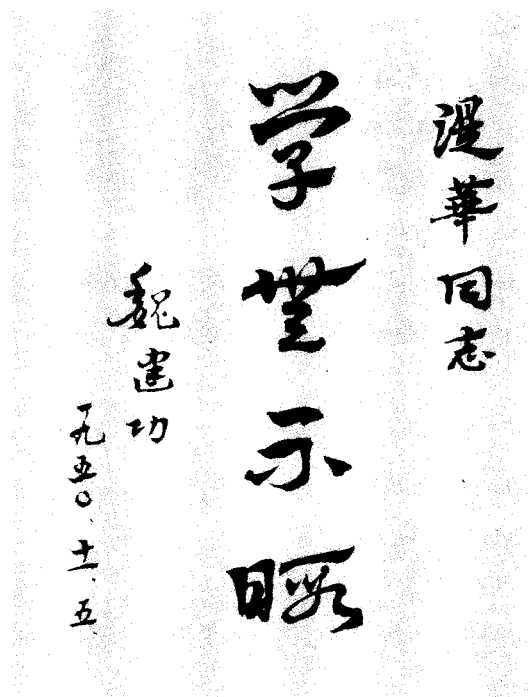
浞华同志：学无不暇。

魏建功。一九五〇，十一，五。

从这个日期可以看出，应该就是陞云先生开吊的日子。此后似乎振铎先生再也没有来过小雅宝。

一次振铎先生任中缅友好协会会长后出访缅甸归来，约请父亲去他家吃晚饭，同时也约了叶圣陶先生，还有同访缅甸归来的两位副会长李一氓、丁西林。这次有幸，父亲带了我同去。那时郑家住在在地安门内黄化门大街13号，

是一个扁长的院子，南屋一长排大约有六七间，是通的，全都是他的藏书，振铎先生还特地领我去参观了一下，一排排全是书，架虽不高，本本都能拿得到，但其数量之多，已可见一斑。除南屋几屋书外，北屋客厅的两壁，则是满壁到顶的书架，全都放的是他常用常翻的书。一氓先生与他一样嗜书如命，振铎先生不断从架上拿书给一氓先生看，谈兴十足，我在一旁听得都几乎发了呆。记得其中有一套水游戏叶子，是陈老莲所绘的古代纸牌，已几经托裱，装在一个红木盒子里。诸如此类的珍稀古本，在振铎先生客厅里，真是比比皆是。当时我只是个高中生，古籍知识浅薄，只是觉得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多数听不懂，但却津津有味。



振铎先生是位神采奕奕，谈笑风生的人，朋辈中戏称他为“大孩子”。那天饭桌上有一味菜是鲞拼肉，就是咸黄花鱼干炖的红烧肉，是我国东南沿海民间的一味家常菜，这黄鱼鲞是他回国途中过广州买回来的，在火车上同行

者一路质问,是谁的臭东西,真难闻,振铎先生说,我假装不知道,挨了一路的骂,可实在好吃啊!一面请大家吃,一面谈笑风生,从而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便赋予了不同凡响的文化内涵。

振铎先生过早的不幸遇难,给我父亲带来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父亲解放后从不写白话文章在报刊上发表,而振铎先生去世后,他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在刊物上发表,题目就叫《悼铎兄》。说起这一称谓,还必须说一说一段漫长的历史。早在二十年代他俩认识之初,父亲才三十出头,振铎先生就戏称我父亲叫“伯翁”,而父亲就叫振铎先生为“铎兄”,从此就这样叫了一辈子。他俩之间的交往之深,是不可能用三言两语说得完的,所以至死称谓不能改。

我父亲晚年自编自己一生的书跋,即《度架偶识》,当编到《水道提纲》与《十国春秋》这两部振铎先生亲笔题了字送给父亲的书时,在原题跋后又加写了一大段文字,是专门忆念铎兄的,因为是从“西谛”之名写起的,所以我在编《度架偶识·目录》,为这则文字拟题目时,用了《忆西谛》。这篇《忆西谛》,可与《悼铎兄》相辅相成,可惜至今《度架偶识》还没机会全文发表(我曾摘选其中一小部分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这则《忆西谛》见该辑71—72页)。

近日尔康兄送我一部《西谛书跋》,当即爱不释手地通读,一面读,一面激动,竟一气写出了38首诗,总标题是《青灯豆火伴公吟》,诗实在平平,但我怀念振铎先生的情,却是从小至今一贯的,而且越来越深。